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青春之戀

赫克胥黎著
錢歌川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北京師範大學

文藝叢刊

青春之戀

胡也頻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HUBERT AND MINNIE

by A. Huxley

青
春
之
戀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赫克胥黎著
錢歌川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查證字第九八八號
文藝 青 春 之 戀 (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 著 者 A. Huxley, etc

譯 者 錢 歌 川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遼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上海靜安寺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八四三五)

序

這是一本歐美小說集，內容共收短篇小說八篇：計英國兩篇，美國兩篇，德國一篇，法國一篇，西班牙一篇，瑞典一篇。全是我一年來在新中華雜誌上所發表的譯品。

現在將赫克胥黎的青春之戀一篇作為書名，並不一定是因為它比其餘的好，只是因為它是本集的第一篇，所以就把它舉出來作代表了。至於為什麼它排在第一篇，這也全無道理可言，只是編者隨手這樣整理出來，誰先被看見的，便先叫誰；固然，那篇先讀，那篇後讀，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歌川

青春之戀目次

序

- 青春之戀(赫克胥黎)……………(一)
- 重遊(高爾斯華綏)……………(二)
- 除夕的告白(蘇德曼)……………(四)
- 單身漢(腓力普)……………(五)
- 窮光蛋(依本納茲)……………(六)
- 金環(席倫)……………(六)
- 神力(安得生)……………(七)
- 黑貓(亞倫坡)……………(八九)

青春之戀

赫克胥黎作

對於修伯特·拉帕爾這個初戀是極其重要的「重要」原是他自己在日記上記述這樁事情時所用的字眼。這是他生平一樁大事，一樁使他發生變化的真正的大事。他覺得這是他精神發達上一個真實的轉機。

「福祿特爾」他在他的日記上寫着——且在寫給米妮的一封信中，又再度的寫了——「福祿特爾說一個人要死兩回：一回是整個身軀死去時的死，還有一回是在那以前，愛之能力消滅時的死。同樣，一個人要生兩回。那第二回就是在初次戀愛的時候。那時，是生出到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有更強烈的感情，更高貴的價值和更透徹的洞察之世界。」云云。

其實，修伯特對於這個新的世界有一點失望了。那更強烈的感情却是溫柔的；到底不能達到文學的標準。

「我告訴你我爲克萊西德害了想思病。」

你却回答說她是一個麗人；

注入我心的傷口，

把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面頰，她的步調，她的聲音……」

不，確是沒有那樣真的，他在日記上，和寫給米妮的信上，描寫了新的世界的許多光輝而浪漫的景色。但那是薩爾瓦脫·羅茶派的複合的想像風景——比實物更要華麗，更要奔放，更要繪圖般地多於明暗。修伯特只要有一點悲哀的意志，肉體的慾望，精神的憧憬，便儘量地把它捉住而在他的信札和日記之中，寫成一些實質地浪漫諦克的東西。有時，多半是在夜深時候，他竟能使他自己覺得只有他才真是一切的戀人之中的最狂亂，最不幸，最熱情的一個。但是在日中，一面做着事情，一面却懷着一種對於戀愛感着不平似的感情。這東西是有一點像欺騙者。是呀，他決定這確是一個欺騙者。雖然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是重要的。

可是，對於米妮，戀愛完全不是欺騙。差不多是從最初一瞬間起她就戀慕了他。一個雙方認識的朋友，在她規定會合的某星期三的晚上，把他帶了來。「這位是拉帕爾先生；但是他太年輕了，只好叫他做修伯特。」他便是這樣地被介紹了。於是她便笑着握了他的手，馬上叫他做修伯特。他也笑了，却有點膽怯地。「我的名字叫做米妮，」她說。但他太害羞了，在那一晚上，什麼也沒

有叫她。他那褐色的頭髮，像一個小孩子的一樣，蓬勃而不整潔。他那羞答答的灰色眼睛，每次看人頂多只瞟一眼，便馬上移開去，不敢再望。熱心地對你流盼一下——隨又拿開；而他那突然加力，時高時低變化迅速的，音樂一般的聲音，總好像是對着他交談者的浮動在稍稍偏欹的低處的靈魂在說話一般。眉毛上面是一個美麗的圓圓的額頭，一條沉思的皺紋從兩眼之間朝上刻着。他那嘴唇豐美的口，在靜止的時候，稍稍突出，好像是表示着他對於世間老是不滿。米妮所想的是：自然呀，從他的理想主義看起來，這世間並不那麼美。

『但是畢竟，』他在那最初的晚上熱心地說，『我們可以住在思想的世界裏。無論如何，那總是單純清朗而且美麗的。我們可以常常與野獸的爭奪離得開開的生活。』

於是那位嬌弱無力，帶着幾分倦意以及與這有點「藝術的」的環境不大調和的優雅，而深深地坐在靠手椅子裏的海倫·格蘭柏，用她那獨特的清爽可愛的聲音笑了。『我覺得正相反，』她說（那個最初的晚上米妮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東奔西走，認識好幾千人，痛快地飲食，不斷地戀愛，狂呼高笑，對人迎頭痛擊才對。』說完這些拉白雷（Rabelais 法國十六世紀的滑稽諷刺作家——譯者）式的意見以後，格蘭柏夫人發出一聲疲倦的氣息。

便倒在椅子上了。她用一隻細而白的手蒙着她的眼睛，因為她的頭痛得厲害，光線炙她的眼睛。

『啊呀！』米妮帶笑地抗議了。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她許要感着驚惶失措；但是海倫·格蘭柏是許她放言無忌的。

修伯特再度地主張了他的寂靜主義。格蘭柏夫人態度優雅，微帶倦意，嬌弱不勝的樣子，靠在椅子上聽着。也許她躲在她手掌底下正想睡去了呢。

米妮對於修伯特一見傾心。現在她回顧一下，知道那確是如此。保護一般地，母親一般地戀慕着他——因為他還只有二十歲，年紀很輕，那怕他眉間有一條皺紋，說起話來囉裏囉嗦，和那大學生的新奇的知識；可是年紀只有二十歲，而她自己却差不多有二十九歲了。而且，她又愛上了他的美貌。哎，真個熱烈地。

修伯特後來知道了這個，受寵若驚，非常得意，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幸運。他覺得被人敬慕何等愉快，因為米妮這樣狂熱地愛上了他，他之愛米妮好像是世界上的一件最自然的事一樣。真的，如果米妮不先愛他，他也許永不會去愛米妮的。初會面的時候，他老覺得她確是很美，但並不特別地鈎心奪魄。後來，看了她那種對他愛慕的顯明的表情，他才對她發生更多的興味，結局他

自己也墮入情網了。但是即算他對於這個過程感着一點失望，也許不足為奇。

話雖如此，可是他私下常常想到，這個熱情不能不自己承認是有點不真實的，不是自動發生的愛永不會變為十分真正的東西，這確是理之當然。在他的日記，他很適切地寫下了滕約翰的兩節詩：

那般清純愛侶的靈魂，也必得涉及

感覺所能捉到的情慾與機能，

不然，偉大的王侯

且將陷入牢獄之中。

於是，我們轉向我們的肉體，

弱者也可看到顯露的愛情；

靈魂中生長出愛的神祕，

但肉體却是他的書本。

在他們兩人下次見面的時候，他便把這些詩句背誦給米妮聽。在誦完詩以後繼續的談話，却混合着哲理和私話，妙不可言。修伯特覺得那真是達到文學的標準了。

第二天早上米妮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海倫·格蘭柏，問下午她來喝茶可不可以。她有幾樁事情要和她談談。格蘭柏夫人把電話筒掛上，嘆了一口氣。『米妮要來喝茶呢，』她向着敞開的門口喊了一聲。

從走廊的那邊，她聽見她丈夫的聲音回過來。『好的！』這是帶着一種遠離之恐怖，和無心之聽從的語調說的。因為約翰·格蘭柏正深深地埋頭在他的工作之中，可以說是僅僅只有一點留在水面上的部分，才對於不好的消息發生反應。

海倫·格蘭柏再度地歎息了。於是把枕頭弄得更舒服一點，然後伸手去拿了書。她知道那遠來的聲音，而且曉得它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說如果她要繼續地說下去，他就不會再回答她的話，頂多說一聲『哼』或『嗯』。在那以後，如果她還要囉嗦，那末，他就要痛苦地，傷心地說，『親愛的，請你不要打擾我，讓我好好做事吧。』然而在那個瞬間，她却很想說一兩句。但她並沒有說，而繼續讀她因米妮的電話一來而打斷了的書去了。

『到了這時候，火焰已經包住了後宮。那英勇的亞歷山大的教長再三再四躍入燃燒着的屋中去，而把那裏面住着的二十七個麗人除去兩個以外，全般救了出來，又馬上把她們統統送到自己的私室中去……』

這是一本教訓的書，她丈夫要她讀的。歷史、神祕、教訓和法律。但在這個時候，對於歷史她並不喜歡讀。她只想談話。然而談話却不行，絕對不行。

她放下書來，去磨指甲，又想到可憐的米妮。是呀，可憐的米妮。聽見她要來喝茶，爲什麼一個人忍不住要誠心地說「好的」呢！她是可憐，但是那般討厭的可憐。世上有些人你想親切相待的，也有你想幫助的和照拂的。有些人帶着病了的猴子似的眼睛望着你。你看見他們你就要傷心。但是可憐的米妮却没有病了的猴子那種迷力。她已經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健康而肥大的少女，應當嫁了人，生了兒女的了，可是她却沒有。她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妻子，也可以做一個很懸念而細心的母親。但是不湊巧她所認識的男子沒有一個要娶她。他們爲什麼要娶呢？當她走進屋子裏來，燈光就好像變得幽暗了，電壓也弄弱了。她沒有一點生氣。反而很像一張吸墨紙似地把那裏所有的生氣，都吸收了。所以沒有人要娶她，也是當然。然而，自然結婚是人生唯一要緊的事。尤

其是米妮，常要害單相思。那唯一要緊的事。

『約翰！格蘭柏夫人突然叫她丈夫一聲。『雪貂是真的嗎？』

『雪貂』聲音從走廊那邊，帶怒地遠遠地反響過來。『雪貂的什麼是真的？』

『說如果他們不能配合，雌的就要死的。』

『那我怎麼曉得！』

『但是你大概什麼都曉得一樣。』

『但是，親愛的，真的……』那聲音很苦痛，充滿着叱責。

格蘭柏夫人用手蒙住了她的嘴，拿開的時候便做了一個送吻的手勢。『好吧，』她很快地

說。『好吧，真的對不起。我不再擾你了，真的。』她對門那邊，再送了一吻。

『但是雪貂……』那聲音反覆着。

『唏——唏，唏——唏。』

『爲什麼雪貂？』

『親愛的，』格蘭柏夫人像很嚴格地說，『你真的應好好地做你的事呀。』

米妮來喝茶了。她最初把那事件當作別人的一樣假設地說出；隨即增加了勇氣便轉到她自己的立場上來。這原是她自己的事件呀。海倫·格蘭柏從她那平靜的，異教徒的天真之底奧，粗魯地給她忠告說：『如果你想和那青年同睡，你就和他去睡好了。那事情的本身並無關重要。至少，不大重要。它之所以重要的，僅是因為它能使我們更秘密地私語，能更加強我們的愛情，我在某種意味上能使那男子要依賴你。而且，不消說，這是自然的事。我是一切都聽其自然的，除了修飾面孔以外。聽說那雪貂……』米妮注意到她竟沒有把那句話說完。她聽得驚嚇恍惚，感動而且承認。

『我親愛的，』那天晚上當她的丈夫回來時，格蘭柏夫人說——因為他並沒有會見米妮；他到俱樂部喝茶去了。『發明宗教，罪過和那一切的，到底是誰？他為什麼？』

約翰笑了一下。『這是亞當發明的，』他說，『因為種種細小的卓越的理由，說出來恐怕你也覺得不易了解。但又是爲着要使夏娃就範的極其實際的目的。』

『唔，如果你把人類的錯綜複雜的生活叫作就範，那末我敢說你這話是對的。』格蘭柏夫人搖了一下頭。『我覺得這一切都太難懂了。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差不多。可是到了二十歲就真

個對於那種事情應該完全明白才好。何況到了三十——那女人你知道已經快三十了——哼，真個……」

終至米妮寫了一封信給修伯特表示她已經決心了。修伯特當時正在赫特福州的他的朋友瓦徹特那裏。那裏房子既大，飯菜又好，所以住在那裏很是舒服的。而且瓦徹特的父親還有一個很完善的圖書館。在那鬱蒼的杉樹之蔭，修伯特和特德·瓦徹特時而打着木槌球，時而談論「自我」修養的最好的方法。他們的意見是有了藝術——書、畫和音樂——的修養便很够了。『試聽斯特拉永斯基（俄國的革命音樂家，春的祭典作於一九一三年——譯者）的「祭典」好了。』特德·瓦徹特說，『你永遠不要去西藏，黃金岸（非洲西部英國的殖民地——譯者）和那種可怕的地方了。因為有托斯妥亦夫斯基可以代替殺人，有羅蘭斯可以作為性的代用品。』

『雖然如此，』修伯特說，『我們還是必得有相當的實際而非想像的體驗。』他熱心而抽象地說了。但是米妮的信却在他口袋裏。『*Græce teipsum*（意為人貴自知——譯者）不到事件當頭，你不能真正知道你自己的。』

第二天特德的表妹斐比來了。她有紅色的頭髮，乳白的肌膚，而且多少有點像音樂的喜劇舞臺上的女子。『一隻腳踏着，一隻腳離開，』她說明了。『兩腳跨開成一直線地坐下。』她這樣說着便在那客廳的地毯上做起來。『這很容易，』她笑着說，於是優美地容易得使人吃驚地一下又跳了起來。特德不喜歡她。『令人厭倦的女子，』他說。『又這樣輕舉妄動。意識地輕舉妄動，故意地輕舉妄動。所以更糟。』真的她又很得意地說她隨喝好多酒也不走脾經。與夫什麼有好幾次飲酒過量醉得一塌糊塗的事。她又喜歡說她的崇拜者的事。使聽者猜想那些都是她所認可的愛人。但是她有那種生氣，那種漂亮的紅頭髮，這自然也沒有什麼不當。

『生氣，』修伯特在他的日記上寫着他想到這些告白和警句將在他死後或更好是在他生前發表出來的那老遠的日子。『生氣幾乎可以和美同樣傲慢地在世間要求權利。有時同一個人美與生氣可以兼而有之。』

安排他們逗留在水車場的是修伯特。他有一個朋友有次曾和一個讀書會一道到過那裏，發見那地方很安適，而無人間的置置，極其幽靜可取。幽靜，就是說帶着一種水車場獨有的特殊